1.蝶能指引方向

「早慧，心思細膩。」旁邊打了個小勾，是認可的標誌。

難能可貴的小勾勾，看似稀有，唯語卻幾乎每次都有，將作文紙拉近眼前，這次的筆跡是 uni 0.38，不是懷書慣用的一支十塊便宜貨、或是從某班教室講桌隨手拿來的那種。

可能是跟瑜霏老師借的，瑜霏老師也喜歡用 uni 的筆，有很多耀寬文具店沒有賣的顏色。

但是那個勾勾獎勵才不是這樣運作的！

明明是該慎重包裝經營的儀式感，讓學生從中得到成就感與榮譽感，結果每次都隨便用很爛的筆亂勾一通！

這樣就沒有獎勵的效果了嘛！

「但是那個不是重點吧？」懷書好像這樣說過，唯語在心裡吐了吐舌頭，作文紙翻到正面，翻到一半又翻回背面，一個字一個字重看評語。

「早慧，心思細膩。」

早慧，她一點也不喜歡這個評語。

從小到大只要老師不知道該在紙上寫什麼，就都用這個概略描述性的形容詞帶過，模糊、包容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、看似讚揚，但其實是掩飾某種無話可說。

她知道青春期的女孩子心智會比同齡男孩子多個一到兩歲，所以她快滿十五歲的肉體裡裝載著二十歲的靈魂？

莫名其妙。

換個方向想，或許也只是一種敷衍。

數百份作文卷裡面難能可貴的片刻休息，打勾、畫圈、模稜兩可的讚賞，這些老師們每個月例行公事的一小部分。

作文紙翻回正面，這次的題目是「我們的友誼」。

「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，我們彼此熱切的喜愛我們痛恨的仇人，也彼此急欲仇視相互依存的親密友人，你是我的，你不是我的，你跟我們一國，你跟他們一夥，你不是你，你只是可有可無暫時必要的角色，運作在名為友誼的生存遊戲之中。」

這次她真的吐出了舌頭，自己都覺得噁心，倒也不是因為矯揉造作，只是有點厭煩，這些東西就是大人們喜歡的嗎？

早慧就是變成跟他們一樣嗎？她一點也不想成為他們的一份子。

「來喔上課了。」

教室稍稍安靜了下來，等待懷書放好課本後，將麥克風的線接好，唯語的頭只稍稍抬高幾度仰角，瞥了正彎腰尋找接頭的懷書一眼。

懷書是少數她不討厭的學校老師，可能是因為他身上散發出某種悲劇英雄般的特質——雖然大多是悲劇，以及許多零碎卻接踵而來的小小不幸。

例如每個禮拜總會有一次被餐廳漏掉餐點、騎機車的時候被蚊子咬，又例如

三不五時掃把、拖把、馬桶刷在正常使用的情況下一拿就斷。

不過這都只是小事。

去年懷書剛到學校的時候似乎就註定了他的命運多舛，那時發生了一件荒謬的事，不只有唯語覺得荒謬，國中裡大多學生應該也都覺得不可思議，但是世界的運作好像就是這樣。

大人總有一套自己的邏輯，和她們這些小孩的邏輯不同，也和大人教導小孩的那一套邏輯不同。

學校裡運作著「副導制度」，基本上就是一個班導師配上一個副導師。

懷書到職的那一年配上了林幼麗，是位資深的數學老師，校長當初希望林幼麗帶領懷書，因此特意安排他們同一組，一起指導 904 畢業班。

懷書沒有教到林幼麗她們班，教室位置也較遠，平常上課路線不太會經過，因此林幼麗希望他中午可以到班上陪學長姐們吃飯，順便熟識每個同學。

一開始懷書問說「這樣真的好嗎？」怕會影響林幼麗的帶班，林幼麗的回應是：「沒關係，不用擔心，你不是實習老師，我們之間不是上對下的關係，你就盡量來。」

懷書豪不猶豫的相信了。

果不其然，一個禮拜後馬上出了問題。

他們時常在輔導室外的走廊長談一整個中午，林幼麗說懷書讓他們班很躁動，有學生晚上會偷騎摩托車出門，是因為懷書在網路上說自己是個奇怪的人、說自己抽過菸、說自己的數學不好所以才來當國文老師，這些文字讓學生看了之後不想讀書，覺得什麼都無所謂，讓她過去兩年來帶班的努力心血都白費了。

「幼麗老師，妳帶了他們兩年，我來不到一個禮拜，也沒有上他們的課，怎麼可以說是我影響了他們？」

「但是他們以前不會這麼躁動，因為你的出現讓他們很在意。」

「所以……我不能跟學生分享故事？」

「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說自己的故事，會讓學生模仿，就像我不會跟學生說自己離婚了一樣。」

懷書不知道該說些什麼。

過了一段時間後他才發現，其實全校學生都知道林幼麗早就離婚了，只是大家都裝作不知道。

某種隱而不發的默契。

再後來，懷書直截了當的表示，是林幼麗太過急躁且明顯歸因錯誤，林幼麗則當場哭給他看，兩人就此不再有更近一步的溝通。

自此之後，學校便時不時會出現「懷書班級經營有問題」、「言語行為影響學生」、「上課不認真」等流言，大家都知道是誰開始傳的，但所有人都只敢私底下安慰懷書。

畢竟 No Child Left Behind 的範圍只匡限在小孩身上，新來的年輕老師不屬於任何群體，自己想辦法活下去吧！加油！

可惜，這都只是構成悲劇英雄的背景要件以及開端。

*

「作文都發下去了，各位看一下自己的成績，雖然沒有算進月考成績，不過也可以當作一個評判標準，就是你對這個主題的掌握跟看法，到底能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，透過文字好好地傳達給讀者。」

「可是我們考到一半被影響欸！」翊筠嗓門大，他們班的位置和教務處相鄰，這個音量肯定連教務主任都聽得見，她故意的，所有人都知道。

「啊，我就知道你們要說這件事。」懷書苦笑，那是他的招牌表情之一。

「bô beh 講啥？」

和往常一樣歹 chhèng-chhèng，翊筠就是這樣直接，繼承了這座島上中年婦女的剽悍特質，懷書手中的麥克風放下又拿起，說了句「欸一上課就要進入這麼尖銳的話題嗎？」後又放下，敲在講桌上發出「碰！」的一聲，迴盪在忽然異常安靜的教室內。

那是某種期待構成的興奮與緊張，表現在每個座位緊繃的肩頸上。

校長在月考當天的朝會上，花了一堆時間耳提面命，要求所有人寫完考卷後不能趴下去睡覺，而且和往常一樣沒有解釋原因。

寫完考卷之後不睡覺要幹嘛？檢查頂多三、五分鐘的事，剩下的十幾二十分鐘除了發呆以外，還有什麼事情能做？拿課外書出來看嗎？還是把橡皮擦當做廟裡的桮來跋？

當天很多老師都覺得這項臨時提出的政策有不妥之處，因此除了少數幾個恪守指示的老古板以外，大多數老師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畢竟口說無憑，裝作沒這回事就好。

可月考第二天，事情就不太一樣了。

那天下午愛拍馬屁的教務主任，陪著長得像顆大蕃薯的校長四處巡視，一個負責耀武揚威，一個負責搓手逢迎。

當他們一前一後經過唯語她們班門口時，俊傑早已安穩趴在桌上，他也不是不認真，作文甚至寫到了背面，可是他就是趴下了。

不符合獨裁者的期望與絕對命令。

因此校長從後門怒氣沖沖走進教室，抬起腳用力踢向俊傑的椅子。

所有人都被突如其來的碰撞聲嚇了一大跳，停筆的停筆，轉頭的轉頭，校長則伸出肥短手指用力指向坐在講台後的懷書，蠕動那討人厭的厚唇準備開口，說時遲那時快，別在他皮帶上的手機忽地大響，於是他又將手倏地放下，接起電話大聲說了句「喂？」，頭也不回離開教室，徒留全班滿臉莫名其妙。

「所以他們沒有去找你？」翊筠繼續問道。

「沒有……也有可能是還沒有。」

「啊怎麼不去找校長說考試進來踢椅子？」翊筠似乎還是很不高興，甚至比

俊傑還不高興。

「那俊傑你按怎想？」沒有直接回應翊筠，懷書轉而問向俊傑。

和以往一樣雙腿大開，整個人半側身掛在椅背上，俊傑搔了搔蓬鬆的自然捲亂髮，撅起上唇，「我很不爽欸！差一點就起來 kā phah 啊！」

「幹，出彼支嘴，叫你真正去 phah 你 má m̄ 敢！」翊筠馬上補了一句。

「我剛睡醒是要我 phah 啥潲啦！」

「勃起喔不敢站起來喔！」

全班哄堂大笑，他們兩個一天到晚鬥嘴早就不是什麼新聞，懷書也沒有馬上制止，稍稍咧嘴低頭笑了幾聲。

「我自己也覺得整件事滿荒謬的。」懷書又笑了起來，一臉就是抽離自身立場在一旁看戲的戲謔神情。

唯語有點習慣這種事情了，自娛娛人，在權威籠罩下必須更加樂觀。

「啊其他老師監考有人被踢椅子嗎？」

「欸就目前所知，好像沒有。」

「啊你就被針對啊！」翊筠毫不遮掩她的憤怒。

「沒辦法，他們比較白痴一點點，多少會恐懼自己無法理解的事物。」

懷書沒有拿麥克風，但他說這句話的時候，每個字還是清晰傳進教室內的二十多雙耳朵裡。

唯語跟著大家露出牙齒，撲哧，彷彿振翅聲響，她忽然看見一隻蝴蝶自懷書的肩頭飛起，像是從包覆全身的液狀氣體中分離而出，拍啊拍的在教室裡繞圈，但除了她以外，似乎沒有人看見，大家仍沈浸在反諷和同情裡，試圖突破困境。

足足有兩個手掌那麼大的蝴蝶彷彿事不關己，優雅輕拍雙翅，它的翅膀花紋深藍至純白漸層炫目，像撲打礁岩的浪花陣陣，它就這樣忽上忽下的在教室上空盤旋，唯語的視線不由自主跟著它移動，一圈、兩圈、三圈……

她數得有些疲累頭暈，回過神來，蝴蝶已改變軌道，輕輕降落在她放在桌面上的右手手背，噠。

有那麼一瞬間，過於濃稠的悲傷湧上將她淹沒，她的眼眶裡迅速堆滿了混濁液體，什麼也看不清楚。

什麼都看不清楚。

「懷書！你的小老師哭了啦！」

「咦？」

等唯語意識到時，二十幾雙眼睛已聚焦在她身上，手臂上那隻蝴蝶還在，但顏色變得不同，似乎和她自己身上的光芒稍稍融為一體，可是沒有人發現。

她的耳朵開始發燙，就像雨水落在剛熄火的機車排氣管上嘶嘶作響。

從下眼瞼一路到下巴側邊是一整條水路，濕濕滑滑，唯語完全沒有發覺自己什麼時候哭成這樣，黑板上方的小時鐘分針稍稍從二挪動到三，明明只過了五分鐘，她卻感覺像是過了整整一個月那麼的漫長。

「我……我、我沒……沒事……」

「小老師身體哪裡不舒服嗎？」懷書問道，但唯語一句完整的話也答不出來，只好朝著他揮了揮手，示意他繼續上課。

「嗯？」

「老師她說她沒事啦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你不要管那麼多！」

「好吧，沒事就好，我們剛剛說到哪裡？」

「說到大會操。」

「有嗎？但，喔對，」終於拿起麥克風，懷書斜靠在講桌旁，「你們明天開始就要練大會操了吧？」

幾個男生發出「Woooo——」的起哄聲，大家又吵雜聒噪了起來。

每年九月底十月初的例行公事，發自內心熱愛大會操的學務主任自行決定，讓所有人花二十分鐘在豔陽下排得方方正正，花二十分鐘罵人，早自修結束的鐘聲響起後，再花二十分鐘正式開始練習舞蹈，影響到第一節課上課時間也無所謂。

「不要生氣不要生氣，你們最後還是得跳啦！」安撫大家情緒，懷書的聲音恢復低沉，「總之我先上課，然後因為我急著發作文卷給你們，還有沒登記分數，小老師下課再幫我收來……小老師？」

「……啊！」唯語知道自己慢了幾拍，但身體跟不上，手背上的那隻蝴蝶的雙翅豎起又攤平，攤平又豎起，她一時沒有辦法對焦在其他事物上，「對，好。」

「小老師妳真的沒問題嗎？」懷書似乎問了這句。

「她沒事啦，她常這樣，恍神恍神的。」翊筠幫她回答了問題。

「嗯，不舒服隨時要講，不要硬撐……」和往常一樣的遣詞用字，但懷書的聲音卻似乎愈飄愈遠，唯語整個人就像漂浮在半空中，踩不到地，也搆不著其他穩固的東西。

崩解，潰散，分崩離析。

後面的語句斷斷續續，她聽不太清楚，蝴蝶的翅膀仍然開開闔闔，但頻率愈來愈慢，手掌大小的遮蓋面積似乎也在慢慢縮水，漸漸成為唯語身體的一部分。

除了頭暈目眩，一開始厚重強烈的情緒已消退大半，轉換成另一種難以言喻的無奈與悲傷流淌，像飲料杯外緣的水珠在桌上匯聚成流，順著凹痕遍佈的桌面漫過立可白塗鴉，然後在桌緣下方集成指甲大的水珠一滴一滴落下，和牆上秒針移動時的聲響一致，滴答、滴答、滴答……

*

好像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唯語忽然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光，雖然時顯時滅，但不知為何，她卻能理解光是本質的展現，難以掩飾，不會騙人。

就像校長是黏膩的黑，像未乾的瀝青，把所有髒東西都攪和在一塊之後四處潑人；教務主任搓著雙手像蒼蠅，他是發臭的餿水，夜市裡潑在水溝蓋上的廚餘

顏色；被大家稱作「老麻[1]」的學務主任則整面生鏽，走在她身後會無可避免的沾上鏽蝕渣滓，怎麼也洗不掉。

而當他們在朝會訓斥大家要成為更好的人時，這些噁心的、令人厭惡的光就更加強烈，像工廠用的散熱扇四處吹送，到處噴濺油墨污漬。

所以朝會時總有人昏倒，護士阿姨每次都說那是輕微熱衰竭。

唯語才不相信。

那是教育的副作用，而且教育真正的功用，就是把白的變成黑的，把所有顏色都變成黑的。

然後告訴你這才是成熟的表現。

這樣的變化其實沒有對唯語的生活造成什麼困擾，她不打算去尋求幫助，還是一樣每日上學放學，和每個擦肩而過的同學保持時遠時近的距離，她知道如果最後真的出了什麼事，還有華陽當最後一道防線。

班上的副導華陽雖不到四十歲，但身為在地人，熟知各種民間習俗與相關儀式的運作原理，除此之外，華陽跟懷書的關係也很不錯。

他們的年齡差了整整一輪，有點像是大哥帶小弟，放學後常形影不離，在教師宿舍旁的菜園翻土埋馬鈴薯，換上跑鞋繞行小島，偶爾去廟裡走走拜拜，討論新的有趣活動……聽說以前沒有人能跟華陽聊得那麼投緣，十幾年來第一個。

唯語這班能跟懷書變得那麼熟，多少跟他們走得近有關係，至於班導阿愷是不拘小節的人，大家高興、不要出什麼大事、不要把事情搞得複雜就好。

唯語原本以為日子會繼續這樣過下去。

她還清楚記得那天是炎熱的十月六日，星期三，大家像擠在窄廊裡的魚群，下樓散至廣場，從前一個格子進到另一個格子，以班級為單位井然有序。

廣場後接著左右兩側種樹的綠地，後方是小圓環，落後本島多年仍未拆除的蔣公頭像雙手拄著拐杖，低頭掃視每個受困在牢籠裡的小生命們，他腳下的底座剛請美術老師重新上漆，描上「永懷領袖」四個白字。

她們班的位置剛好排在各方陣最右側，唯語是第二排第二個，沒辦法光明正大左顧右盼，只能斜著眼用餘光搜索老師站的那一區，除了華陽，懷書很少跟其他老師互動，或許是為了保護自己，也可能是為了保護別人。

頭頂上枝葉構築的樹蔭仍會被光線戳破，唯語能清晰看見懷書垂著肩，他總是疲累，雖然說辭是因為自己努力的生活，大家多少知道提心吊膽源自何處，換作自己也會睡不安穩吧！

唯語這樣想著，稍稍偏著頭，假裝認真聆聽校長從台上傳來的陣陣胡說八道，說來說去永遠都是那些廢話，畢竟話語很好脫口，但光不會騙人。

她瞇起眼，集中精神將目光放在左前方四十五度角，懷書百無聊賴，時不時低下頭，幾根自頭心延伸的白髮極為醒目，噗哧，有那麼一瞬間，唯語彷彿又聽見了聲響。

---

[1] 老破麻的簡稱，用來罵人又老又潑辣，破麻原指潑辣的狸貓，此處引申為老娼婦之意，是充滿年齡與性別歧視的詞彙。

是兩隻草叢間出沒的淺色小粉蝶纏繞飛舞，盤旋在他的肩胛上方，久久不肯離去。

不知道有沒有捕捉那些蝴蝶的方法？她微微挪動有些痠麻的小腿，雙眼跟著小粉蝶上下飄忽晃動。

忽然，一隻手斜斜伸進牠們的飛舞路徑，動作輕柔卻迅速，小粉蝶們像被磁鐵吸引般黏上指尖，唯語忍不住睜大眼轉過頭，華陽自懷書身後走過，歇著蝴蝶的手已收攏至身後，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。

接著，像是早已洞悉一切，華陽表情嚴肅，直勾勾看向唯語的雙眼。

糟糕了，唯語在心裡哀嚎，接下來麻煩了。

*

熬過待在學校的剩下時間，唯一值得高興的，是第八節結束後，懷書騎著他的白色檔車，噗嚕噗嚕響徹學校前庭。

熄火，無所顧忌的停在唯語面前，「妳們阿愷說妳阿嬤不會騎車。沒辦法來接妳，他要帶球隊，我剛好有空可以載妳回去。」

「你不用跟華陽去跑步嗎？」唯語問。

「要啊，等載妳回到家之後。」

她默默回了聲「嗯」。

不確定懷書有沒有聽到，單腳踩在後座下方金屬腳踏板，跨過車尾，理了理制服裙子坐上，同時將便當盒塞在兩人之間的窄小空位。

車子再次啟動，在尚未落入海中的日頭下移動，她們一路無語緩緩前行，柏油路上下起伏，得先通過一段像是越野賽道的陡峭路段，穿過校舍旁的聚落後，左繞右繞一陣才會騎上環島公路。

懷書車騎得慢眾所皆知，尤其是漫長得幾乎不見盡頭的上坡路段，像試圖爬上一層一層浪頭，唯語沒戴安全帽，若是被主任還校長看到，肯定又會讓懷書惹上麻煩，可懷書似乎一點都無所謂。

風吹得她髮絲亂甩，靠海的困擾之一，臉啊皮膚啊頭髮縫隙中總會沾附偏鹹的微粒，她忍耐不拿出手機來度過這段尷尬時光，機車持續爬坡，即將抵達公路最高處時，背對著她的懷書忽然啊了一聲，煞車停在道路中央，踢下側柱，「我想拍個照。」

「拍什麼照？路中間欸！」

「後面沒車啊。」

「你有考過駕照嗎……」

「妳看啊這很酷欸！」邊說邊爬下前座，懷書指著繼續向前延伸的公路下坡，，靠海的右側整排防風林，是日治時代統一植栽的北方樹種，樹林後一整片藍得不像樣的海，海的後面則是超出雙眼邊界的橫亙山脈，雲在靠近山頂的地方盤據，更後面是由淺漸深的藍天，就像調過色的電影畫面，一點也不現實。

「這不是很平常嗎？每天都會經過。」唯語說。

「要下來拍照嗎？可以幫妳拍喔。」

「……不要。」

「好吧，很漂亮欸。」懷書聳了聳肩，收起手機走回車邊，「回家吧。」

唯語點點頭，往後挪了點位置讓懷書爬回前座，檔車引擎震動連帶整個後座，開始往下坡加速。

她無心欣賞風景，稍稍踮起腳尖，單手抓著後座把手，盯著懷書後頸髮根悄悄冒出的幼髮，迎面吹來的海風在此處匯聚成小小漩渦，伴隨汗臭與他特有的體味，撲哧，巴掌大小的蝴蝶憑空出現在唯語面前，她一時以為那是漫畫情節，沒有多想，雙手提起拉鍊未拉上的便當袋，動作一氣呵成，將蝴蝶關進袋子中。

「啊？怎麼了？」懷書扭頭問道。

「沒事，你專心騎車啦。」

對話到此而止，機車繼續前進，經過老池王廟，唯語的家就在路旁，懷書將機車掉頭，一腳踏在唯語家門口的階梯上，唯語滿腦子想著便當袋裡的蝴蝶，匆忙從書包裡摸出鑰匙，隨便朝懷書揮了幾下便急著打開大門。

沒開燈的客廳陰暗無比，唯語顧不了那麼多，三步併作兩步，上樓進到自己房間裡，書包隨手扔在一旁，反而是便當袋小心翼翼捧著，輕放在書桌桌面，原本打算直接打開，但又停下動作，回樓下找了撈魚的長柄網子來，夾在腋下以備不時之需。

「好，三、二……」

輕聲倒數，她左手輕捏便當袋左側，右手像拿取貴重珠寶般，三指顫抖拉開拉鍊——嗯？蝴蝶勒？

沒有動靜，唯語又湊近了一些，但下一秒馬上往後退了一大步，那隻蝴蝶就攀在便當袋內側，六隻腳交錯爬出。

它的雙翅似乎帶著濕氣，是黑色細緻花邊框著淡色蒂芬尼藍，她不曾在這座島上見過這種蝴蝶，和上次在教室裡的狀況一樣吧？她邊想，腋下撈魚網掉在地磚上，發出噠噠兩聲迴盪房內。

伸出右手，食指對準目標，等待蝴蝶自己爬起來停歇，可蝴蝶一點動靜也沒有，就只是停在便當袋邊緣。

她忽然有點猶豫，要把它養起來嗎？那要餵它吃什麼？叫阿嬤摘路邊的花來餵？

毫無預警，蝴蝶倏然飛起，在她使勁伸長雙手也搆不到的空中盤旋，接著一頭撞上天花板中央的日光燈，啪，藍色亮粉四射擴散，像粉塵爆炸擴散，瞬間沾滿包括唯語在內的房裡所有物體上。

她的意識彷彿被拋入清澈的大海，只感受到放鬆和沁涼，像悶熱至極的夏日午後，脫去鞋子跳進停了些竹筏的清澈小港口，像走進 711 的自動門，像大口灌了剛插好吸管的冰冷紅茶，原本堆積在肩頸的緊繃化成無數泡泡，升起逸散進空氣。

唯語忍不住發出「啊……」的吐息，向後癱倒在床上。

到底是怎麼回事勒？

她躺了好久才終於回過神來，兩隻眼睛瞪著日光燈，懸浮的藍色顆粒只剩一些稀薄霧氣，堆積在靠近天花板的角落，她的腦海中忽然浮現昆蟲箱的畫面，如果能把這些蝴蝶搜集起來然後好好觀察，說不定……可以多幫助他一點？

唯語用力握了握拳頭。

*

華陽不是容易親近的人，很多時候好像得要跨越一道無形的欄，更多時候則是沒有人知道那道柵欄架在哪裡，似乎永遠無法摸清楚他真正的想法，像是某種篩選機制，將不符合資格的對象隔離在外。

學校裡似乎只有懷書輕易地跨越了限制，只不過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樣子。

幾天後的國文課最後幾分鐘，懷書忽然要唯語去找華陽，她嚇了一跳，像被宣判死刑的囚犯。

「可以不要嗎？」唯語難得抵抗。

「華陽有那麼可怕嗎？不然我下課陪你過去？」懷書回道。

「沒關係！」她不想再讓懷書多操心。

「真的？」

唯語用力點點頭，起身離開教室，沒有也不想找任何人陪同，下樓後穿過廣場樹蔭，華陽在特教教室裡對唯語點點頭，要她坐在桌子對面拉開的椅子上。

坐下，單刀直入，一點也不拖泥帶水，「妳看到了什麼？」

「欸啊？」她沒想到會如此直接。

「嗯？」

「就……」唯語看向窗外，不知為何，她不太敢直視華陽的棕色瞳孔，「蝴蝶。」

「常看到嗎？」

「沒有，上次升旗是第二次。」她說。

「第一次是在哪裡看到的？」

「教室，上課的時候。」

「後來勒？」

「蝴蝶飛到我身上，然後就不見了。」

「不見了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嗯，」華陽摸摸下巴，腕上的綠色念珠似乎微微發著光，「當下妳有什麼感覺？」

「就……」能講那麼多嗎？

唯語不由自主捏緊椅子上的軟墊，她如果說了，應該不會害到他吧？她連自己的人際關係都處理得不太好了，很多時候某某人今天跟你要好，明天卻又突然

離得遠遠的，甚至在背後說那些從來沒有發生過的話——

唯語決定裝作詞彙量不足，收斂用詞，「難過。」

「只有這樣嗎？」

她猶豫了一下，點頭，手指指節仍舊緊緊夾著椅墊。

「嗯，好。」華陽的指尖在桌面上點啊點，「下次看到，要來跟我說一下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稍微跟妳解釋一下好了。這個東西不是每個人都能看見，妳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，說實在的不是什麼大事，也不用害怕什麼的，就當作一種……嗯，指引？」

聽起來好像神棍喔。唯語在心裡吐槽。

「聽起來像神棍對吧？」

「咦！」她倒抽了好大一口氣，華陽則露出一抹神秘微笑。

「我要說的意思是，很多時候我們老師跟學生的關係不是固定的，會在不同場合產生變化，並不是只有我跟懷書單方面教導你們，你們很多時候也是我們的老師。」

「……咦？」

「就這樣，沒什麼別的事。」

「……那我可以走了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向一旁跳開，椅子恢復原位，唯語快步走出特教教室，外頭的陽光似乎比平時更加刺眼，她覺得自己能理解一點點華陽在說些什麼，教學相長或是互相扶持，也可能兩者都是。

班上幾個同學在二樓跟她揮手，老實說她並不是真的非常了解她們，相較於朋友這個概念，唯語似乎更像是圈圈之外的觀察者，對於所有人際構成的大小團體都是，若即若離，忽遠忽近。

但她還是對她們露齒笑了。

她想起了自己那篇被評為早慧的作文，一樣是關於人際，內容有點忘了，只記得結論悲觀憂鬱，是那種在考試時絕對得不到好分數的風格調性，但懷書還是給了她不錯的分數，還有認可的小勾勾。

「我也是他的老師。」唯語在心底小小聲地重複了幾次。

那天放學之後，她打了通電話回去給阿嬤，說要跟同學一起走另外一條路回家，雖然要多花三十分鐘，但下了陡坡之後會經過耀寬文具店，她想買支好一點的紅筆給懷書，算是他騎車載她回家的回禮。

「和同學一起」只是說給阿嬤安心的良善謊言，她一個人沿著路旁慢慢走，碧雲寺後方燈籠高掛、晨間廚房鐵門深鎖、外地人來開的泰式餐廳、準備規劃成文創園區的羊群狗群聚集地、鐵皮加蓋的開台聖王廟、既是歐式又是日式的燒烤店、左前方路口牌樓通往王爺廟、島上著名的另一個大陡坡……

她繼續邁步前行，熱炒店門口停滿出租機車，再過去是手搖飲料店，然後就是她的目的地。

耀寬門口停了輛白色檔車，他怎麼會在這裡？唯語稍微繃緊了一些神經，自動門向左打開，塞滿雜物的室內空間依舊令人眼花撩亂，老闆娘頂著超短白髮平頭縮在櫃檯後頭，看也不看她一眼。

原子筆區就在櫃檯正前方，但她的視線聚焦在店裡更深處，懷書蹲在那裡專心比較什麼似的，絲毫沒有發現唯語就站在他身側不遠。

他低下的頸椎微微凸起，似乎適合孕育生命，果不其然，一隻拇指指甲大小的小蝶自他的髮叢爬出，展翅輕拍，東飄西飄，像對所有事物都感到萬分好奇。

唯語裝作什麼都不知道，側身閃進懷書背後貨架，懷書蹲著的地方擺了些不知道哪裡來的毛筆、墨汁，還有厚厚實實的各種宣紙，許多宣紙底部都已出現泛黃斑點，這座島上有誰會花錢買這些東西！

嗯？那隻蝴蝶勒？唯語仰起頭來回張望，小蝶不知道鑽到哪堆雜物之中，一時遍尋不著，她忽然緊張了起來，如果像在她房間裡一樣撞上日光燈，那老闆娘不也會知道這個秘密？得像上次一樣把蝴蝶抓回家，再好好想想要怎麼處理——

「小老師？」

「咿啊！」唯語全身寒毛聳起，差點在店裡尖叫出聲，懷書不知何時已站起身子，隔著貨架面對著她，唯語忽然隱隱覺得他有些難過，不屬於她的悲傷情緒從前額眉心一點一點塞進她的腦中，害她不由自主紅了眼框。

「小老師妳還好嗎？」

「我過敏。」她趕緊扯了個謊。

「嗯，需要衛生紙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自己有帶。」

「很棒，那就好。」

唯語不知道要回些什麼，懷書轉過身往櫃檯走去，「我先走了喔，要載妳回家嗎？」

「不用。」

「嗯，自己注意安全嘿。」

「好。」

自動門開了又關，那隻蝴蝶早就不知道躲到哪去了，唯語對著門口嘆了長長的氣，她忽然什麼也不想做，就算抓了蝴蝶又怎樣？就算她是他的老師又怎樣？

什麼還是都不會改變。

*

當老師什麼的，可能一點也不適合她。

接下來的日子仍舊緩慢且難熬，學校開始進入大會操瘋狂演練模式，艷陽曬得大家暈頭轉向，唯語打從心底將那些握有權力的老人們當作可憐的白痴，但她不曾對誰說出口，在這種險惡的地方還是得學會保護自己，變得和懷書一樣，日子可就難過了。

她仍時不時會看到不同種類與花色的蝴蝶從懷書的肩頸頭頂飛出，於是她去鄉立圖書館借了一本蝴蝶圖鑑，按照記憶來指認：

有時像是小小醜醜的黑星弄蝶，有時像藍色黑色相間的琉璃蛺蝶，還有一次是羽翅末端形狀很漂亮的烏鴉鳳蝶，但顏色閃爍，似乎又有點不同。

她猜那些蝴蝶的外型是依據懷書心情變化來決定，心情好時顏色會偏暖色系，無聊或無奈時是白色，憂鬱悲傷時則是深色或黑色。

不過這似乎也不再是重點，她發現自己對於鼓起勇氣越來越熟練，不想和同學們多接觸時，她便會主動去幫忙懷書做事，懷書應該也有發現，但沒有特別說什麼。

偶爾她也會去教務處當公差，懷書這學期的位置被排到那裡去，校長刻意排的，原因也沒有說清楚，不準問理由，問了就是跟校長過不去、不給校長面子，每個主任帶頭恪守這種應對進退的方式，其他位階更低的老師們也就更沒資格再多說什麼。

懷書的位置在門邊，離教務主任為首的權力核心有一段距離，教務主任與旁邊兩個組長常會刻意壓低音量批評校長政策，懷書則都裝作什麼都不知道。

裝死是懷書的強項，但每次還是會被挖出來鞭屍，悲劇英雄體質作祟，他甚至被取了個綽號叫「鍋哥」，什麼黑鍋都會飛到他身上，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。

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。」懷書這麼說著的時候，唯語的心裡總是有些酸酸的。

也有可能是懷書被針對的次數過於頻繁，大家都漸漸習慣無感了，就像煩得要死的大會操，每次集合往操場移動時的抱怨咒罵音量一天一天削弱，大家早就知道什麼事情只能吞下去不能反抗，反抗也不能改變什麼啊！

大家都還想好好過日子。

幾天之後的早自習，懷書在中廊忽然被學務主任攔住，說他在 703 的課上說讀書一點也不重要，因此有學生在聯絡簿寫說被這樣啟發之後，決定立志鑽研怎麼修理機車。

為了自清，懷書跟著學務主任進到他們班上澄清，語氣嚴厲，眉頭全鎖在一起，說了「好好理解別人整句話想表達什麼意思，而不是斷章取義，只選自己想聽的聽」。

後來第一節 901 的課，有同學發現了這件事，懷書說了前因後果，馬上被翊筠頂了回來，「你真的是吼！在說什麼啦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老麻她們要聽才不是什麼斷章取義勒幹！她們是要你說你錯了，然後跟學弟妹說『你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認真讀書』好嗎！」

「咦，對欸。」

「吼，你真的是很爛欸！笨笨的。」

「好啦這也沒辦法，說都說了，之後再看怎麼辦吧。上課上課——」

唯語跟著班上其他人一起笑了，翻開課本，翊筠似乎還不想上課，舉手試圖開啟其他話題，她偷偷瞄著他們，兩個人都被氤氳氣體般的氣體圍繞，微微淡白

亮光與大海一樣的淺藍，彼此的界線似乎糊成了一團，分也分不清楚。

*

「你這樣難怪會被針對。」某個禮拜四下午，家裡再次沒有人可以接唯語回家，懷書如往常一般騎車載她回家的路上，她盯著懷書的背悄悄說道。

那天下午懷書讓學生坐在他教務處的藤椅上，自己坐在旁邊破爛滾輪椅，不知道在聊些什麼，剛好被校長看到，果不其然以「老師與學生的界線沒分清楚，讓學生爬到自己頭上。」為由轟了一頓，懷書甚至連辯解也沒有，只是聳聳肩，摸摸鼻子乖乖吞下。

引擎轟隆，懷書彷彿沒有聽見，左側珊瑚礁山壁與右側汪洋迅速消失在車尾之後，她從書包裡拿出手機，想要紀錄一下這個片段，她不會上傳社群，因為這是屬於她自己的時刻，介於中間的時刻。

「因為他們會害怕啊！」懷書的聲音忽然從前面傳了過來，稍微嚇了唯語一跳，風聲呼嚕，她必須仔細豎起耳朵才聽得清楚，「那是一種源自本能的恐懼吧……所以他們想到最直接的方法，就是欺負那些他們無法理解的人啊！」

唯語不知道要回些什麼，忽然覺得懷書的肩膀變得比之前更寬了一點點，有幾隻小蟲撞上了她的臉頰啪嗒作響，她閉緊嘴巴，深怕吃進任何一隻小可憐蟲。

回家的路上他們沒有再說什麼其他的話，機車騎近路旁停在唯語家門口，左右拉開的紗門後一片漆黑，唯語帆布鞋鞋底踏上台階，「老師掰掰。」

「嗯。」

唯語在心裡偷偷笑了出來，伸手點亮了屋簷下的電燈。